



这几天，陪老父亲到医院挂水，自有许多感慨。医院就像汽车修理厂，无论你曾经多么生猛，无论你开的是宝马还是小鸟，躺在病床上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。这世界真的很大，不管你再强大，也要进修理厂；世界真的不在乎你，大街上仍然车轮滚滚，大海依旧潮起潮落。

今天，邻床的两位病友，又令我顿觉天下很小。8号床的中年男子皮肤黑黑的，头较小，说话响亮，与人自来熟，谈起世事似有愤慨。出于礼貌，我渺渺地与他搭搭腔。

上午，我如常陪父亲到病房，8号照例很响亮地寒暄，“老太爷来啦！”但见他身旁亭亭玉立着一位很面熟的女子，女子用热情的目光迎着我，“你是陈……”我说，“你是黄春发妹妹黄春梅，你家在界首小学对门，以前老到你家玩，你爸是黄皮匠。”我老父亲插嘴问，“黄皮匠？”女子有点羞赧，低声道，“就是黄瘸子。”黄瘸子，称呼虽不雅，但小镇人人皆知，反而将他的本名淡忘了。可我现在叫不出口，还是叫黄皮匠舒服。黄皮匠长得小巧，幽默勤快，人残志不残，妻子很听话帮他打下手，家里三男一女，全凭他的皮匠活拉扯养大。大儿子黄春发是我发小，少时玩得非常好。

老父亲看看女子，问8号，“她是你女儿？”8号发黑的脸庞看不出尴尬之色。我接过老父亲话头调侃道，“你这样说，他既高兴又不高兴，高兴的是他夫人年轻，不高兴的是你把他说老了。”黄春梅趁机说，“当初被他骗走的！”8号眼前飘过一丝得意的光，说春梅是从界首考到毛纺厂的，那时毛纺厂是全民单位，春梅是厂花，云云。谈及后来双双下岗，8号仍有恨意。

7号床胖墩墩的病友，一直踞坐在床注意着我们的谈话，乘着间隙他问我，“你是交通局的吧？”我马上想起他就是历史悠久的“高邮誉印社”的老徐。老徐得知我还在交通局，连声说，“你在交通局时间长了，时间长了！”似有提拔我意。我与老徐相识于20多年前。那时我是办公室副主任，经常带晚搞文字材料。当时的主管局长喜做气势磅礴之报告，常亲自捉刀，我一把辛酸写就的稿子，有时便作批判用。甚至，明天就要开大会了，晚上讲话稿子还在局长那里等待发落，直至领导灵感突发，下笔如神，办公室马上通知“高邮誉印社”的老徐准备带夜打印。其时，互联网尚未兴起，用“四通”打字就算先进了。就这样改一张、送一张，夜幕之中，一杆人马来来回回在领导与老徐之间穿梭，如传递“鸡毛信”。老徐从病床上跑下来，一瘸一拐地对我说，“你们那个局长的字太难认了，只有你才认得出来！你人很耐婉，从不跟我们拉架子。”我猛想起老徐也是残疾人，今天真对的拐了。在“高邮誉印社”见到老徐，都是他坐着打字的工作状态，忽视了他腿不便。老徐很有工匠精神，粗糙的手指打起字来十分灵活，从未误过事。坐在“四通”面前，他如同一位游刃有余的钢琴家，又如胸有成竹的船长，给人一种职业的尊严感。他还有一个眼神不太好的男搭档，专门负责油印。老徐还在一个劲地夸我没变，我问，“现在店还开么？”“开是开着，但只能混混。”老徐仿佛还留恋着“四通”年代。“四通”打字之前是铅字打字，再之前是刻蜡纸（俗称“刻钢板”）。老徐的钢板字刻得很好，“高邮誉印社”的

人生何处不相逢

□ 陈祥

了，随即油印成传单，“最高指示”便从老徐手中传遍大街小巷。

老徐还有一手特技，能在蜡纸上刻毛主席像。为突出伟大领袖的立体感，他发明用小锉刀轻轻锉出领袖脸部的阴影。我反问道，“你就不怕不小心锉坏了领袖的脸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？”老徐唉了声，“伤眼睛，现在刻不起来了。那时生意好，除了标语传单，农村大队的工分本、生死证明，供销社的各种供应券，我们誉印社都做。”

老徐与我言谈正欢，一旁的8号不甘寂寞，响亮地对我说，“前几天春梅上班没有来，我儿子陪我的。儿子在南京拿两三万一个月。今天要不是春梅来，你我在大街上撞到也不认识，谁晓得你与春发同学……”是啊，世界太大，世界很小，通过六个人就能认识全世界的任意一个人，六度空间理论如是说；虽说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有时近在咫尺，形如陌路。冥冥之中，不经意处的邂逅，让人顿生欣喜，激起内心深处阵阵涟漪……

那一日，我与同事踏勘125省道线路走向。至古镇临泽，走在生锈的古街上，见一女子风风火火骑着自行车从身边滑过，俄顷，身后传来一声惊叫，“陈祥！”我正诧异，谁在呼喊本尊？那位骑自行车的女子已亮相眼前，然后口吐莲花，热情相邀下馆子吃饭。见我婉拒坚辞，她迅速取下挂在车把上的两盒牛羊肉，硬塞在我手中。我连声“不要，不要”！她不由分说，“黄春发还没有回来，下次到我们家。”跨上自行车翩然而去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击中，两手拎着满满的情意，一路很是感动。黄春发，多年未见，但心灵相通。小时他家是我们的乐园，皮匠家有鞋楦、锤子等许多工具可敲打寂寞的时光，弥漫的皮革味、胶水味，让我们有一种自由的感觉。黄春发就像少年闰土，机智而有本领，掏螃蟹、捉“叭溜”、打弹弓、修小闸，生就一副灵巧的手。后来，他当兵转业安置到临泽镇供销社，娶了当地的“山寨妇人”。供销社改制后，他开个体客运中巴。当时我正分管交通行业，我不会很俗气地地问有什么事要找，他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客运的事开过口，偶尔碰面他总是憨憨地一笑。15年前，他的幼女在临泽家中从楼梯跌落，送至高邮人民医院抢救，我与在邮的几位老同学陪他夫妇在医院一整夜，天亮了，但他女儿未能再回来……从临泽回城下车，我将两盒情意满满的牛羊肉，硬塞在随行的两位同事手中，心中甚悦。

“老太爷的水挂了了！”8号响亮的声音，将我从时空交错中拉回……看一眼8号黑黑的小脸，不由心生感激与怜悯。虽说人生豪迈，从全民单位下岗后，8号从头再来，经历了许多苦难，心脏出了毛病，所幸有美丽的夫人相依相伴，有争气的儿子可以骄傲，还有大舅子黄春发……

谁在黄金海岸，谁在烽烟彼岸？许多人“在大街上撞到也不认识”。生活像一串非确定因素组成的河流，不舍昼夜地前行，我们有幸成为这条河流中的一朵浪花，在某个滩头彼此相逢。尽管生命是那么短暂，尽管不是每条河流每朵浪花都能汇入大海，但惊鸿一面，彼此珍惜，心有所感，夫复何求？

许多的人。

一个平凡的人

□ 韦彩霞

成的独立自主、不想成为别人负担的自尊心，让她错过了很多条件优越的结婚对象。

当她通过电波和现在的丈夫结识后，了解到他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导致高位瘫痪，这唤起了她内心最柔软的那根心弦。他们相爱了。他们都是不想拖累别人的生活中的强者。他们约定，从此牵手同心，共度一生。

他们虽然身体残疾了，精神却是最佳的组合。他们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，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心力，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精美绝伦，把生活和生意都打理得井然有序。

她每天都工作十多个小时，天不亮就起床，一直工作到深夜。身体是疲惫的，精神却是愉悦的。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服务社会，从中体现出自己活着的价值；不仅没有给他人造成负担，还可以创造出自己美好的生活。这种满足感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。

人一旦解决了生计，自然会追求更多精神上的东西。她从小喜欢戏曲。在工作的闲暇，她通过手机、电脑等媒体自娱自乐，既满足了自身的爱好，又陶冶了情操。在各类名角的唱腔中，她感受到了戏曲艺术带给她的那种享受，仿佛自己的身心也在跟随着悲喜起落。

她还喜欢文学。她的文字如行云流水般从她的内心流淌出来，自有她的风格在其中。通过她的文字，我们可以感悟到她对世界、对人生、对爱，有着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理解。她爱这个世界，她积极向上，她获取正能量，她嫉恶如仇，她品性刚毅。在别人眼中她是一个弱者，而她却用柔弱的身躯向世人展示出她个人独特的魅力。

做一个平凡的人，这是她的口头语。她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，默默地开放着，让芬芳散发开来，给这个世界增添香气。

小龙属龙，和我同年。我们插队到这里时，小龙和几个差不多大的伙伴还背着书包去镇里上学，他们是读初中去。几次在田间，他们背着书包往学校走，见我们在劳动，都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后来不知为什么，几个人都不再上学了。其实，当时上学也学不到什么，整天忙大批判，我们去镇上还看到原来的初中校长正挂着牌子站在校门口呢。城里的学生都下乡插队当新农民了，这学还有什么上头呢？

小龙身高一米七多，结实结实，眉清目秀，见人有点腼腆地笑。他有个哥哥，大他五岁，属猪，个子比他矮点比他壮实，小名猪林子，不知道上没上过学。小龙的父亲去世了，兄弟俩与母亲住一起，三间草屋，母亲一间，兄弟二人合住一间，中间是堂屋，旁边的小厢房是锅灶间。

兄弟俩都很能干，除了大田劳动，就忙碌着家里的自留田和菜地。但那不是个勤劳能致富的年代，娘仁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哥哥猪林子会抓鱼，常常别人收工了，他在田头渠口河边转转，然后就拎着用树条串着的几条鱼回家了。有时他拎着一柄自制的鱼叉在河边转一圈，中午饭就有了荤腥。

兄弟俩都大了，都该成家了，可就是没成家。猪林子一天天大了，二十好几了；小龙也二十小几了。农村人结婚早，再迟就要被人议论。可家里不富裕，又是弟兄两个，分家了，能有什么家私呢？老母亲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可急也没用。

生产队东头有一胥家，因盼个男孩，多生了姑娘。大女儿叫根香，我们插队后不久，有人给根香谈了个现役军人，外乡的。一次在秧田薅草，忽然有人起哄喊道，根香啊，小兔子来了小兔子来了。原来根香的男友属兔，回家探亲，来看望岳父大人，正背着根香的小弟弟在外晃悠，不想走到了田间。根香红着脸，说了一句：不跟你们说了。头一低，又薅她的草了。

根香有个妹妹，小名小七子。老胥家的姑娘个个健康好看，小七子一副辫子到腰，乌黑。根香有了人家，给小七子谈人的也不断上门，小七子就是不松口。老两口也没办法，只好跟人家说，根香就要出门了，儿子还小，家里离不开小七子。

小七子不松口，原来她心里有个人。小七子比小龙小岁把岁，她觉得小龙人长得好看，有力气，还识字，又在家门口，真好。小七子的心事，小龙却不知道。小龙想也没想过这事。家里的情况他知道，哥哥还没成家，自己的事是麻缠拴豆腐——没法提。

俗话说，男想女，女想男，隔层纸。这纸却是一捅就破的。于是，小龙和小七子好上了。小龙说，我家没房子。小七子说，你有手吗？有。有就好！小龙又说，我家没家私。小七子说，我什么也不要，就要你个人。老胥看小龙是个好孩子，什么也没说。

小龙和小七子

□ 汪泰

隔层墙；女想男，隔层纸。这纸却是一捅就破的。于是，小龙和小七子好上了。

小龙说，我家没房子。小七子说，你有手吗？有。有就好！小龙又说，我家没家私。小七子说，我什么也不要，就要你个人。老胥看小龙是个好孩子，什么也没说。

秋收了，稻子割完了。小龙把铁锹头磨得雪亮，选中一块地，铲去地面上的稻桩，泼水，撒上青灰，用石滚子压平压实，打上格线，再用一个木框夹一把尖刀插进格线，小龙在前面拉，小七子在后面稳住刀具，格线划过，地上成了一个整齐好看的长方形。小龙把长长的锹头蘸了蘸水，端平，伸进长方形的下面，用力铲出一块块土基；小七子把铲出的土基搬开摊好。干透了，砌房子要用。这是一种干土基，较小，做起来省事，但易裂缝。砌墙还要一种带水制作的潮土基。潮土基工艺较复杂，把稻田土挖开，用稻草铡成半寸长的草屑，撒到泥里，小七子用双脚踩着泥与草屑，把草屑与泥土充分搅动作烂拌匀。这就是制潮土基的原料。小龙双手捧着泥草一下一下摔在木模里，用手抹去木模以外的泥与草，脱成一块块土基，码好，阴干。这就是上好的砌墙材料，这种土基结实不裂缝且大得多。

两个人像两只燕子，一口泥一口水地筑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爱巢。整个过程都是力气活，小七子一直都伴着小龙。这是在为自己砌房造屋呢。两个人想到这，浑身都是劲。望着浑身泥水的小龙，小七子用他颈脖上的毛巾擦去他嘴角的泥巴，把一碗水送到他的嘴边。

小七子说，你力气真大，吃劲不吃劲？小龙说，有你跟我一起做，不吃劲……

看着垒成一片片墙一样的土基，小龙说，牛奶会有的。小七子笑着说，面包也会有的……这是前些日子在大队放的《列宁在十月》这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，小龙和小七子都记住了。

土基为墙，毛竹为梁，树木为床。一座两间新房竖起来了。小龙妈妈对小七子说，真难为你了。小七子说，不得事。

小七子妈妈问小七子，小龙对你好吗？小七子说，好！

小龙和小七子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……

后来，我做了民办教师，又上了师范，离开了生产队。听说小龙和小七子成家不久，小龙的哥哥猪林子也谈到了人，成家了，和妈妈住在一起。

再后来，听说小龙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。

梅缘

□ 薛丰

没有红豆的直白与热烈
没有桃柳的招摇和多情
梅蕾殷殷
犹似美人额头的朱砂点点
轻舞而蹁跹
亦如旗袍上的盘扣
锁得住一襟时光
却锁不住入世的暗香

难眠的人持烛走了神

滚烫的记忆凝固成珠珠红蜡
西厢的清月贴着梅的剪影
寄于远方的驿亭
不作无谓的回首
方能成就生之可恋的不朽

羸瘦的枝干
被遒劲郁勃的笔力附体
将丰腴的灵魂托起
墙角的凌霄之花呀
孑然而不孤
只把芬芳来吐
不为莫须有的浪费岁华
甘为迟迟春日痛快生白发